



老井

■阎汝山



引言:我的记忆里,村里两个相对的大坑中间,有一口老井,村人称为“二龙戏珠”。井水清冽甘甜,全村人吃水都从这个井里打。如今,老井已不用,但那浓浓的回忆与淡淡的乡愁始终萦绕在我心头。

在我们阎营村的中间, 有一口老井。每当提起她,我心里就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。30 岁以前,我一直吃这井里的水,全村人祖祖辈辈吃的也都是这眼井里的水。

我记事时,村里就有六百多人。1958 年,人口达到一千人左右。就这样一个大村,却只有一眼老井。全村人用这眼井里的水,做饭烧茶洗衣喂牲畜。

老井何时所砌,我问过爷爷,问过太爷,仍不得而知,只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清理过两次井底的淤泥,1957 年重砌过一次井壁,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时还加过一次井盖。井口直径 1.5 米,上口壁由石块砌筑。平时水面离井口 3 米多,井水也只有一人多深,却从来没有干涸过。就是大早的 1942 年,井水照样清冽甘甜。

阎营村基本上是个正方形的村庄。老井位于村正中, 井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大坑,东坑东西长约 300 米,南北宽约 70 米; 西坑东西长约 250 米, 南北宽约 60 米。两坑中间夹着老井,自然地把村庄隔为两个部分,村人习惯称为前门与后门,外人不了解的都以为是两个村庄。井两旁与两坑的距离可以各通过一辆大车。这条路就是前门通往后门的交通要道。后来, 东大坑东头与西大坑西头都修了条宽点的道路, 中间井边的道路走车就少了, 天长日久, 被雨水冲得慢慢变窄了。

无论住在村东村西,村南村北,无论离井有多远,各家吃水都是去村中那个井里挑或者抬。我家在村东头坑北住,离井有半里多地。少年时,我父亲在外工作,吃的水都是我母亲用水管去挑的。有时母亲忙了,我与奶奶用一只水管去抬,或者由奶奶用一只瓦罐去掂水。母亲或奶奶在井里打水的动作让我很好奇。奶奶用一根绳子系住水罐子上的绳子,慢慢把罐子往井里放,等水罐底子稍微碰到水面时,再猛地往旁边一摆一提,使罐底朝上罐口朝下挖满水后再朝上一拉井绳,满满一罐水就打到了,再慢慢地提上来。

十二三岁时, 我就学会了用水罐打

水。后来又用一种叫驴头罐子(方言)的陶瓷罐来担水, 用小水罐把水从井里提上来,倒在驴头罐子里,三次才可以倒满,然后再提一小水罐水,用钩担挑回家倒在水缸里。到了十五六岁,我开始学着大人用水管担水了。我家原有一个水管和一根钩担,前院二爷家有一个水管,每次担水前,先去他家借回来,用钩担去挑水。担三趟就可以把水缸倒满,能用好几天。钩担一般是用槐木条刨制而成,一头装上一条 70 厘米长的铁链钩子。

水管是木质,用铁箍铁棒组成。一般是用 5 厘米宽 50 厘米长的小木条黏合成圆筒状,外用铁箍箍牢,在其中相对的两个长一点的木条上打上孔,用铁制弯弓型钩状做成的样子安在木筒留的孔上,就成了水管。水管不是一般的木工所能做的,做不好就会漏水。我记事起,水管就只有阎营村西南头阎盛宣太爷做得好,结实耐用不漏水,属水管中的上品,大家都喜欢让他做。比起现在的铁桶和塑料桶来,水管比较笨,但不生锈,很耐用。要知道那个年代是没有铁桶和塑料桶的,如用得爱惜,一对水管能用几辈人。我家那个就是老太爷传下来的,可惜在 1958 年丢失了!

初学用水管打水,可没少费劲。钩担的铁钩挂在水管的铁棒上是活的,井口离水面大概有一钩担深, 钩担钩住水管,水管放下去刚够到水面, 一伸胳膊一摆水管,正好挖满一管水,用两只手互相交替往上拔钩担, 慢慢使劲提上来就行了,这是行手。说着容易,做起来就难了。我刚开始学摆水时,稍有不慎,钩担就会与水管脖子脱离,水管就会掉到井里。村里有句俗话,只有笕掉井里,不会井掉笕里。水管掉下时如果挖的水少了, 水管会漂浮在水上面,用钩担想法钩上,再重新摆水提上来就是了。如果水管里挖的水满了,水管就会沉底,这就麻烦了。赶紧找个长竹竿,再找个四钩矛子绑在竹竿一头, 放到井底捞,有时在竹竿下头绑个锋利的抓钩也可以。捞时要有耐心,凭手的感觉打摸水管口在哪儿,等钩住了慢慢向上提。行手一下子就能钩住捞上来,没有经验的要捞好半天。所以打水不但要有气力也要有技巧。后门的阎钦民叔当工人,开山矿放炮炸得双目失明,回来后在家生活,他用水管打水,一摆一个准儿,从没有失过手,村人皆称奇。

一个大村全村人都吃一口井里的水的现象是不多见的。村人有时见面闲说话,总会说,咱可是吃一眼井的水长大的呀!意思是咱们都是一家人,还亲着呢!在我们村里,互相帮忙挑水,大人帮小孩打水,年轻人帮老年人挑水是常有的事。一般的村庄有几眼井。原来在我们村南不远处,有一个李庄府村。据老年人讲,李庄府村不大但是个富村, 共 18 户人家,18 杆长枪,18 眼井,谁也不吃别人家的水。后来遭匪祸全村人不团结都被杀光了。至今,阎营村东南还有一片高坡地就叫李庄府地。

老井拉近了村人之间的距离, 凝聚了亲情,增强了亲和力。常言说,人亲水也甜。说来也怪,老井里的水可真是甜!不但味正可口,生喝了也不坏肚子。习惯了老井的水,再喝外村的水,就感到不合口。村西仅一里之遥的郭营村,他们的井水喝着就觉得有咸盐的味道,不甜! 一次我赶朱集,觉得口渴了,到一户人家去喝水, 才喝了两口觉得不对味, 咸乎乎的,竟然吐了。我忍着渴回到家里,端起碗从水缸里挖起水来就喝, 一下子喝了两碗,觉得甘甜极了。我的母亲每次干活渴了,总是喝井里打上来的凉水,至今已九十岁高龄,仍保持着喝凉水的习惯。没有井水了,我为她买了饮水机,她还是喝不烧的凉水。

老井里的水没有什么污染,喝了也不会生病。老井的水也从来没有干涸过。村民都以为是神井,自觉呵护着水井的公共安全。1968 年后,压井逐渐在村里兴起,后来几乎户户都打了压井,老井才慢慢被冷落,逐渐变废,后来竟然不出水了。在处理老井的问题上, 当时村干部尊重村民意愿,认为老井哺育了无数代村人,拆之有愧,留着又不安全,于是就用土将老井掩埋,使井壁完好不被损坏。乡亲们说,等若干年后,这样的老井一定会成为后人珍贵的文物!

如今,村里安装了自来水。水龙头一拧,哗哗的清水就流了出来,或做饭或浇水或洗衣,方便极了。可是,每当这时,我的脑海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村里的那口老井,想到那甜甜的水味,想到那打水的乐趣。时间越长,那口老井越频繁地在我眼前闪现。这也许就是我与老井结下的不解之缘吧!



触网乐趣多

■王家备

早在 2000 年, 我就开始学电脑。一个电脑盲,从零起步,玩游戏开始,没上什么培训班,主要靠自己勤学苦练,亲友同事的帮助,遇到疑难请教行家。数年坚持,从能用电脑写作、上网、收发邮件,到会下载和运用常用的软件,先后开通了博客、微博、QQ 等,后来我又学会了网上购物、买车票等等。在我熟悉和接触的同龄人中,我算是先行了一步。

我也较早地接触智能手机,因为 有电脑基础,用得还算顺手,但许多新知识、新技术必须不断学习,同样有很多疑难问题, 没少求助身边的年轻人——女婿、儿子、外孙、外孙女等晚辈。他们对我有求必应、热诚有加,像微信、支付宝,都是他们教我用的。如果遇到疑难问题身边没人,就申请“远程协助”;想和在外地工作和上大学的孩子说说话,就趁他们有空的时间“视频”。这些都拉近了我和孩子们的距离, 解除了思念之痛。

一次,我去市场淘书,商家拍着胸脯承诺:“绝对正版。”我心存疑惑,便掏出手机,点击自己微信上的“扫一扫”,对着条码照了照,发现没有显示任何信息,只好放下手中的书,摊主一直疑惑地看着我,我冲他点点头笑了笑。

以前去唐山儿子家, 都是去火车票代办处买票,不是买不到卧铺,就是铺位太高, 年过八秩的老人爬上爬下多不方便, 自从学习了网上购票,在提前购票限定时间内,天天上网查看,发现有合适的,就点击购票。乘车当天,在火车站自动取票机处用身份证一扫,车票到手,省了很多麻烦。

更有趣的是,看中央 10 台《健康之路》,用手机扫一扫,可以得到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和信息。看河南台《梨园春》,掏出手机扫一扫,说不定还会“扫”出几元甚至上百元的话费,可惜我没那运气。尽管没有扫到话费,却收获了乐趣,增长了知识和技能。

当今知识瞬息万变,科技发展日新月异,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影响人们的生活,只有努力学习,才不会被时代淘汰,老年人也不例外,切莫“白发如今欲满头, 从来百事尽应休”。我经常暗暗告诫自己,对不懂的新生事物,千万不要反感和排斥,要怀着好奇之心敢于尝试, 要以甘当小学生的心态虚心求教。

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。老来何妨经常拿起手机“扫一扫”,让晚年生活轻松便捷,潇洒时尚,充实有趣,健康快乐。